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二十三國　星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僧伽羅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摩訶剌侘國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軬荼國
伐剌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
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
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
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
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
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
女逃難女居轝中心甘喪命時師子

[illegible]本生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
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
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
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
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
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
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
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出
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
已遂擔負母妹下趍人里母曰宜各慎
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
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
寄邑人人謂之曰尔曹何國人也曰
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携來
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
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
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
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
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
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
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
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

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其　藏九卷上第三張
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逼
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
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之焉豈以
艱辛而興逆言子曰人畜異類禮義
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異乃袖小刀
出應招募是時千衆乃騎雲合
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出前
叉逐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制刃
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剖
腹命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
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務從
其諫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
尚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
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断父之命其心
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
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
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
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
至此寶渚見豐珎果便於中止其後
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
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
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擾有疆域以

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 [illegible]
号其女舩者之至波刺斯西神鬼所
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
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
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
人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曰
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剎女之所
居也城樓之上竪二高幢表吉凶之
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
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
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
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
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
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
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剎
女望吉幢動便賷香花鼓奏音樂相
攜乃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剎
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
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剎女情疎
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
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
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
曰誰相拘縶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

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
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
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
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
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
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
精求救是時天馬来告人曰今輩各
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
免難至贍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
指告專一無二執其髦鬣天馬乃騰
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
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携稚子淩
虛往来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
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
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
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
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
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
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无功遂
縱妖媚備行嬌惑商侶愛戀情難堪
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
相拜賀與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羅
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

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劒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淩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賫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檝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无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

受禍斯既羅剎食唯血肉王不納僧
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
寶渚召餘五百羅剎鬼女共至王宮
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
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
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
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
遂至宮庭闃其無人唯有骸骨群
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
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
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
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
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
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寧貴位
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
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
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眾庶
樂推尊立為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
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沿
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
侶在羅剎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
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
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

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蹎墜退敗或逃隱孤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陁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来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玆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万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璣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加大寶寶光赫弈聯暉照曜晝

夜遠望欄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
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
脩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
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
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
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
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
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
如來在昔脩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
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
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
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
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
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
尒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
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
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
寶莊嚴像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
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万八千僧食食
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

西域記大十一第十三張 呈 信

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
承統繼業至今千數年來國中政亂
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
奇光貝都人士子往來採稱其福報
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駿音寄又迦山巖谷幽峻神
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
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
稼唯食椰子
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
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
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
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
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
渴之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
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
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
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
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
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

戊[illegible]

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
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无人居
止唯神捿宅靜夜遥望光燭山水啇
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
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
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
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恭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
氣序温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
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
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
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
飾以寶珎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
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
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
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
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来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生

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兇殘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 南印度境

摩訶剌侘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逆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

養勇士者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
醉一人摧鋒万夫挫銳遇人肆害國
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飼暴
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
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
陵隣國王剎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
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
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迩
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
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
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
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
石甎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
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巒絕巘
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
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
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

[illegible]

毋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
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
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
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
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
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
此伽藍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
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
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
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
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
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
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
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
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
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
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
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illegible]
婆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咸鹵草木
稀疎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

迴風飄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
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
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
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
里至摩臘婆國卽南羅國 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
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
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
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
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陁國
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万餘人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
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
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
才學贍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
誕靈洎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
象馬飲水漉而後飼恐傷水性也其
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
擧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側建立
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
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

四方僧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
[illegible]
道具或以七寶珍奇異世相承美業
元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
有陷坑秋夏霖滯彌淹旬日雖納衆
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
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
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
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
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
問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
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出述
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
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
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祗
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
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栴檀刻作大自
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
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
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陁羅
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
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
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

敢行兇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illegible]
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
之敬高其志節強為之禮遂設論座
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
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
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
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
正法敷述邪宗苾蒭清辯若流循環
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
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
戮欲以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
乃歸命求救賢愛慈之乃請王曰大
王仁礼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
行殘酷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
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
歐血苾蒭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內
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
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蒭
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
拆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
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南印度境）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千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
雖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
出胡椒樹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
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
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
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
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
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
中印度境
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
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
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
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國南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
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
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
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
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
百異道寔多如来在世屢遊此國故
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

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
相間今王剎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
國尸羅阿逸多王之甥今則羯若鞠闍
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婿號杜魯婆
跋吒(唐言常叡)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
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
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
貴之珍既以總施倍價酬贖尚
賢遵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
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
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
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
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
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
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毘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
蘇剌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
產富饒役屬伐臘毘國地土鹹鹵花

菓希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静土俗澆（[illegible]）
薄人性躁暴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
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
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
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
為業貿遷有无去城不遠有郁鄯多
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
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
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
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
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
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
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
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
異道雜居王剎帝利種也年在弱冠
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
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
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
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
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

[illegible]

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

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

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

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

陀國（中印度）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

麥多花果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

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

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

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

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

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

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

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

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

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

屬槖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 [illegible]
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
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
鬪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
藍數百所僧徒万餘人並學小乘正
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
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
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雜居王戍陁羅種也性淳質敬佛
法如来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
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毱多
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
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
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
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
牛自活无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无
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
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
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
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
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
教諸人欣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

[illegible]

順為授三歸息其究暴悉斷生殺剃
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
移守善既衛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
无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
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
三部盧國 北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
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
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
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
學无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
天祠極莊嚴其日天像鑄以黃金
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
遞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
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
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
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
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
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 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
旱稻宜豆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

性躁急言含鄙辞學藝深博邪正雜
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
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
昔慎那弗呾羅（唐言㝡勝子）論師於此製瑜
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
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
摧殘荒圮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
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号朅䴵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
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
多有珎寶近无君長統屬信度國地
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
稼雖備宿麥特豊氣序微寒風飈勁
烈宜牛羊橐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
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
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
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
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
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餝天像靈鑒塗
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頃遊此

西域記大唐第十二張

國説法度人尊凡刹俗故無憂王於
聖迹處建窣堵波焉從此西行減
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
都城周三十餘里号窣菟黎濕伐羅
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
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
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
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剌斯國
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
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
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
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
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畧也）
波剌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
剌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
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
饒出金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
織大錦細褐氍毹之類多善馬橐駝
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无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
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

尾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
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
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
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
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
人眾家產富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
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
珍寶亦富饒也拂懍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
貨附拂懍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
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
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

西印度境

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
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
麥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
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
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
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

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宮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奢荼國西印度境

阿奢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宿麦特豐花菓少草木疎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

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
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
拏國 (北印度境)
伐刺拏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
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
獷烈性忌暴志鄙弊言少同中印
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
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
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
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
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
此國西接稽疆那國居大山川間別
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
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
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
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亦謂漕利國)

[illegible]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